

往生集

C40
4514
(151)

C40-4514

丁翁上壽三歲
家書置武州靈山
我微笑玩院庫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十機謹誌



B 64853

往生集序

世尊始成正覺爲諸有情普演佛乘既
而機難盡投由是於一乘中示三乘法
而復於三乘中出淨土一門今去佛日
遠情塵日滋進之不能發神解超聖階
退之偃偃乎有淪墜之險而匪仗此門
其何從疾脫生死大矣哉可謂起末世
沉痾必効之靈藥也顧古之効多今之

効黜其咎安在則亦口淨土心娑婆而
堅勇明悟不及前輩云爾聞昔有傳往
生者歲久滅沒不可復覩而斷章遺跡
班班互載於內外百家之書予隨所見
輒附筆劄仍摘其因果昭灼者日積之
成編始存十一於千百而已今甲申竊
比中峰塵居掩關於上方乃取而從其
類後先之又證之以諸聖同歸足之以

生存感應計百六十有六條而間爲之
贅以發其隱義題曰往生集俾縉素之
流觀於是望將指而曰某也以如是解
脫而生某也以如是純一而生某也以
如是精誠之極感格而生某也以如是
大悲大願而生某也以如是改過不吝
轉業於將墮也而生某如是上生某如
是中生下生庶幾乎考古驗今爲淨業

者左券而客有過我者閱未數傳勃然
曰淨土唯心心外無土往生淨土寓言
也子以爲真生乎哉寧不乖於無生之
旨予俟其色定徐而謂曰談何容易如
以無生而已矣一切斷滅不應尚有唯
心果悟無生則生亦奚礙生既本無故
終日生而未嘗生也且爾已盡漏心否
乎對曰不能噫漏心未盡則生緣未休

生緣未休則托質有所茫茫三界大苦
海中不生淨土而生何土六道之匍匐
九品之逍遙利與害天淵矣抑未之思
歟飾虛論而爭高吾亦能之所以弗爲
者夫亦懼生於識法耳行矣爾誠不以
予言爲非卽淨土而之佛乘蓋未嘗間
隔絲毫而奚乖之有客悚然從坐而作
惘然而自失不覺其汪然泣下而悲且

咽也整衣莊誦之終卷亟拜亟請梓焉
梓既成道其始末如此
萬曆十二年夏日杭沙門祿宏識

往生集目錄

第一卷

沙門往生類

第二卷

王臣往生類

處士往生類

尼僧往生類

婦女往生類

惡人往生類

畜生往生類

第三卷

諸聖同歸類

生存感應類

往生集卷之一

沙門往生類

遠祖師

古杭雲棲寺沙門祿宏輯

晉慧遠鴈門樓煩人博綜六經尤善莊老聞安法師
講般若經豁然大悟因剃染事之太元六年過潯陽
見廬山閒曠可以息心遂感山神現夢一夕雷雨材
木自至刺史桓伊乃爲建殿名曰神運以慧永先住
西林故遠所居號東林焉遠住東林三十年跡不入
俗尅志西方高僧鉅儒凡百四十人共爲淨社蓮漏

六時禪誦不輟澄心繫想三觀聖相而沉厚不言後
十九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
身滿虛空圓光之中無量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
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河注上下演說妙法佛言
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七日後當生我國又見
佛陀耶舍慧持慧永劉遺民在佛之側揖曰師志在
先何來之晚耶既知時至謂門人曰吾始居此三觀
聖相今復再見當生淨土必矣至期端坐入寂時義
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

贊曰晉以前淨土之旨雖聞於震旦而弘闡力行俾

家喻戶曉則自遠師始故萬代而下淨業弟子推師
爲始祖可謂釋迦再說西方彌陀現身東土者也厥
功顧不偉歟予昔遊廬山酌虎溪之泉瞻三笑之堂
徘徊十八賢之遺跡見其規模弘遠足稱萬僧之居
而殿閣塵埃鐘鼓聞寂寥寥然戶異其扃室殊其甕
矣哲人云亡芳躅無繼嗟夫

慧永

晉慧永河內人十二出家旣而與遠公同依安法師
太元初駐錫廬山刺史陶範捨宅爲西林以居之絕
志塵囂標心安養後義熙十年示疾忽歛衣求屣欲

起衆驚問答曰佛來迎我言訖而化異香七日方滅
唐玄宗追謚覺寂大師

贊曰永初入道與遠師伯仲而創淨社以爲萬世法
亦遠祖而永宗矣至於命終之際見佛來迎先後如
出一軌證往生之瑞當以二師爲準則焉

曇順

晉曇順黃龍人幼從羅什法師講釋羣經什歎曰此
子奇器也後入廬山修淨業時寧蠻校尉劉遵孝躬
寺江陵延順經始盛弘念佛三昧宋元嘉二年別衆
坐逝異香滿室焉

僧叡

晉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遠歷天竺還關中從羅什
法師稟受經義後預廬山蓮社宋元嘉十六年忽告
衆曰吾將行矣面西合掌而化衆見叡榻前一金蓮
花俟爾而隱五色香烟從其房出

曇恒

晉曇恒河東人童孺依遠公出家內外典籍無不通
貫自入廬山專志念佛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厲聲
念佛而化

道昞

晉道昞潁川人幼師遠公通經律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無間義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謁敬請紹遠師之席衆咸宗仰元嘉十二年集衆念佛就座而化

贊曰言行合一所謂心口二俱念佛者也聽其言則是稽其行則非而欲冀往生將誰欺乎

曇說

晉曇說廣陵人幼師遠公勤修淨業兼善講說註維摩經行於世元嘉十七年跌坐念佛而逝

道敬

晉道敬瑯琊人祖凝之刺江州因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篤志念佛蚤夜弗替宋永初元年謂衆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端坐唱佛而化衆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

贊曰冲年高才鮮不自恃而篤志念佛非宿值淨因者乎今沙彌略涉經論我慢放逸白首而無歸不得已而談西方晚矣

佛駄跋陀羅

晉佛駄跋陀羅此云覺賢迦維衛國人甘露飯王之裔也年十六博學羣經深達禪律姚秦沙門智嚴至

西域要師達長安演法東宮與羅什法師上下論議
後以懸指海舶遭擯入廬山預遠公蓮社譯出觀佛
三昧諸經宋元嘉六年念佛而化

僧濟

晉僧濟入廬山從遠公學遠嘆曰紹隆大法其在爾
乎後疾篤誠期淨土遠遺燭一枝曰汝可運心安養
濟執燭憑几停想無亂又集衆諷淨土經五更濟以
燭授弟子元弼令隨衆行道頃之覺自秉一燭乘空
而行見阿彌陀佛接置於掌遍至十方歛然而覺且
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明夕忽起立目逆虛空

如有所見須臾還臥容色愉悅謂傍人曰吾行矣右
脅而逝時方炎暑三日而體不變異香郁然

贊曰濟以聖師指示而生淨土然則臨終助念孰曰
無功乎而留龕渥暑體發異香梵行之精堅驗矣

慧恭

晉慧恭豫章鄆城人與慧蘭僧光等同學蘭光繫念
淨土臨終皆有奇應又五年恭病篤雨淚叩頭誓心
安養念不少間見阿彌陀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
又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告曰長老受生已居上品
吾等不勝喜慰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欣然奮

迅而逝

慧虔

晉慧虔少出家戒行精確義熙年中投山陰嘉祥寺苦身率衆後寢疾屬想安養祈誠觀音北寺有淨嚴尼者宿德篤行夜夢觀音從西郭門入清輝妙狀光暎日月幢幡華蓋七寶莊嚴尼驚異作禮問大士何往荅云往嘉祥迎虔公耳虔疾雖困神色如常侍者皆聞異香泊然而化

贊曰臨終見佛或疑純是自己想心今他人亦見之何也當知感應道交不可思議慎哉言乎

僧顯

晉竺僧顯南遊江左遇疾屬緣西方虔苦不替見阿彌陀佛光照已身所患皆愈卽起沐浴爲傍人說所見并陳誠因果辭意剴切明晨端坐而化

贊曰懈怠比丘遇有疾則曰吾力且憊待平復已然後念佛不知念佛爲度老病有疾念佛今正是時而顯以念力旣愈其疾復得往生賢哉

慧通

晉慧通從涼州慧紹禪師咨受禪法祈心安養微疾於禪定中見一人形甚端嚴語通云良時至矣俄而

行生集 卷一
見阿彌陀佛光明燁然定起以告同學安然而化異
香三日乃歎

法琳

晉法琳臨中人專精戒品止成都靈建寺修淨業常
持彌陀觀音二經轉誦之時輒見一偉貌沙門屹然
在前建武二年寢疾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
皆集中合掌而逝

贊曰琳誦經有沙門現前蓋誠感耳無足爲異其生
西方不係乎是修淨業者毋取相希慕焉

曇鑒

宋曇鑒平生片善迴向西方誓願見佛一日定中見
阿彌陀佛水洒其面曰滌汝塵垢浴汝心念及汝身
口皆悉嚴淨又於瓶中出蓮花一枝授之定起乃與
寺僧叙別夜漸深獨步廊下念佛至五鼓其聲彌厲
及明弟子依常問訊跌坐不動就而視之逝矣

僧柔

齊僧柔學方等諸經惟以淨業爲懷卒之日見化佛
千數室內外俱聞異香西向敬禮而化

慧光

齊慧光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妙盡權實之

昔一日有疾見天衆來迎光曰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淨土化佛充滿虛空光曰惟願我佛攝受遂我本願卽彈指罄咳言氣俱盡

贊曰天多欲樂兼有女人非解脫處古謂假饒修到非非想不若西方歸去來是以替淨土者謂上品卽登彼岸下生猶勝天宮今光於命盡之際而詳審堅固所願確然可謂瑣且勇矣

慧進

齊慧進居高座寺誓誦法華造經百部願迴此業得生安養後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

卒

道珍

梁道珍住廬山修淨業夢有人乘船海中問之云往彌陀佛國珍乞隨行船人云汝未營浴室及誦彌陀經未可也覺而浴僧誦經歷年不輟忽房內池面降白銀臺因默記其事書經函中命盡之夕半山以上如烈火千炬交相輝映邑人遙見謂是諸王禮覲及旦乃聞珍卒後檢經函知珍瑞應宜生淨土久矣贊曰遠公三觀聖相而不言珍公池降銀臺而默記古德之厚重類如此彼淺丈夫者纔有少異曉曉自

鳴小則失其所有大則增其魔事矣可弗慎諸

神鸞

後魏曇鸞少遊五臺感靈異出家而性嗜長生受陶隱君仙經十卷後遇菩提流支乃問曰佛有長生不死術乎支笑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乃授十六觀經曰學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往其爲壽也河沙劫石莫能比焉此吾金仙氏之長生也鸞大喜遂焚仙經而修淨業寒暑疾痛曾無少懈魏主號爲神鸞一夕室中見梵僧謂曰吾龍樹也久居淨土以汝同志故來相見鸞自知時至集衆教誡曰勞生役役其

止無日地獄諸苦不可以不懼九品淨業不可以不修因令弟子高聲念佛西向稽顙而終衆聞天樂自西而來良久乃已

贊曰黃冠者恒言曰釋氏有死神仙長生今支公謂佛有長生仙無長生此論痛快簡當高出千古鸞法師捨僞歸真如脫敝屣豈非宿有正因者哉

智者大師

隋智顗號智者大師潁川人孩幼之時見像卽禮逢僧必拜十八出家於果願寺後禮南嶽思大禪師弘法緣畢在剡東石城寺將入滅謂弟子曰吾知命在

往生集 卷一

七

此不復前進輟斤絕弦於今日矣唱觀無量壽佛經題竟復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者尚得往生況戒定熏修聖行道方功不唐捐矣智朗請云未審大師證入何位沒此何生師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已利人但登五品汝問何生者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言訖唱三寶名如入三昧

贊曰大師道德崇重一家教觀萬代宗仰而捨壽之際惟西方是歸乃至疏觀經著十疑論恒於此諄諄焉意可知矣或曰疏稱心觀爲宗淨土其非實歟噫大師謂約心觀佛不謂無佛如其無佛心觀何施正報既然依報亦爾學台教者審之

法喜

隋法喜常行方等懺法忽一雉索命有神人呵曰法師當往生淨土豈償汝命後於病中發願以一生行業回向西方至心念佛卽見佛菩薩來迎端坐而化贊曰經稱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特果報還自受喜惡得以生淨土不償雉命良由一生淨土永絕輪迴因緣何從而得會遇若其忍悟無生入塵利物縱有報償則所謂將頭臨白刃一似斬春風

者矣豈與凡夫六道等耶

章安

隋灌頂章安人智者大師弟子也日以念佛爲事臨終室有異香遺誡弟子竟忽起合掌稱阿彌陀佛二大士名奄然而化

慧成

隋慧成居枝江誦彌陀經修西方觀三十年常坐不臥每入定見淨土蓮臺寶樹臨終之夕人夢成坐蓮花隱隱西去

道喻

隋道喻居開覺寺念阿彌陀佛日夜不廢造像僅三寸後於定中見佛謂曰汝造我像何小喻曰心大卽大心小卽小言訖見像身徧滿虛空告曰汝當澡浴清淨明星出時我來迎汝至時果見佛來光明滿室遂坐而化

贊曰心大卽大心小卽小然則心穢卽穢心淨卽淨審矣而喻見一佛徧空前僧柔慧光見多佛徧空蓋一卽多多卽一非有優劣也

智舜

隋智舜入廬山踵遠師淨業大業初講觀經畢卽示

疾見鸚鵡孔雀念佛法僧出微妙音告弟子曰我今日往生矣安然而逝

慧海

隋慧海住江都安樂寺善經論精誠念佛有僧道銓者至自齊州賁阿彌陀佛像微妙工巧世所未有問之則云此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繪而來海感慶逢遇虔篤禮敬乃覩神光矍爍於是模寫懇苦願生彼國後微疾夜忽起依常面西禮竟跏趺至曉而逝儼然如生

贊曰極樂世界過此十萬億佛土亦非乘空所可到

者意海之精誠感佛彼道銓安知非淨土之賢聖乎
法智

隋法智髻年出家晚歲聞徑直之門莫如念佛乃謂人曰我聞經言犯一吉羅歷一中劫入地獄可信又言一稱阿彌陀佛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則未之信有明者示云汝大邪見俱是佛言何得不信遂於國清寺兜率臺晝夜精勤念佛忽辭道俗云某生西方去也中夜無疾而化時有金色光明照數百里江上漁人謂是天曉遲久方明始知智之往生云
贊曰佛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悉宜信受是故信少

惡入地獄而不信一念生西方此誠可謂邪見矣近
世喜持呪者見陀羅尼所說功德能易山海役鬼神
滿種種求願則躍然而信見淨土所說功德能直入
聖階立超三界則恬然不介意其爲邪見等耳可慨
也夫

善導和尚

唐善導貞觀中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場喜曰此真
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惟此法門速超生
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禮誦激發四衆每入室互跪
念佛非力竭不休出則爲人演說淨土三十餘年不

暫睡眠好食送厨麗惡自奉凡有暇施用寫彌陀經
十萬卷淨土變相三百壁修營廢墜燃燈續明三衣
餅鉢不使人持行不共衆惡談世事從其化者甚衆
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遍者有念佛日課萬聲
至十萬聲者得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莫能紀述或
問念佛生淨土耶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
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於百光亦如之其勸
世偈曰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
堂豈免衰殘病苦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惟
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

行集卷二
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祝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
我不失正念往生淨土言已投身而逝高宗皇帝知
其事賜寺額曰光明云
贊曰善導和尚世傳彌陀化身觀其自行之精嚴利
生之廣博萬代而下猶能感發人之信心脫非彌陀
必觀音普賢之儔也荷歎大哉

智欽

唐智欽專習禪業又禮念萬五千佛名乃至百偏後
於柳州阿育王塔前燃一臂求生淨土弟子僧護夜
半見庭前光照異常因問何人秉炬凡三聞空中聲

曰來迎欽禪師耳護急啓窻見佛身光明燄華寶蓋
滿虛空中欽隨佛冉冉而去

贊曰燒身燒臂大乘經中屢開然此得忍大士所爲
非初心境界也求西方者當學欽公之習禪禮佛不
必效其燃臂若能用燃臂之精虔勇猛以治其惡習
則所燃亦多矣古云善學柳下惠不其然歟

五會法師

唐法照大歷二年止衡州雲峰寺慈忍戒定爲時所
宗嘗於鉢內觀五色雲有梵刹曰大聖竹林寺後詣
五臺見異光果得竹林寺入講堂則文殊在西普賢

在東萬衆圍繞而爲說法照作禮問曰未代凡夫未
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我以念
佛得一切種智又問當云何念曰此世界西有阿彌
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毋令斷絕決定
往生後臘月朔在華嚴院淨業道場方憶二大士記
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梵僧佛陀波利謂曰汝華
臺已就後三年華開矣至期謂衆曰吾行矣端坐而
逝師嘗於湖東寺開五會念佛感祥雲寶閣觀阿彌
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又於并州五會念佛感代
宗皇帝宮中聞念佛聲遣使追尋乃見師勸化之盛

遂詔入京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號五會法師

贊曰感夢於前覩境於後其可信明矣然則諸修行
門無如念佛文殊口授也顧不足信歟三載之前花
臺預就所謂信心纔起蓮蕊標名隨其勤惰而或鮮
或萎又不足信歟噫冥現靈蹤預符聖記化行五會
音徹九重豈非乘悲願而生者哉

臺岩康法師

唐少康縉雲仙都人十五通法華楞嚴貞元中因詣
洛陽白馬寺見殿中文字放光探之則善導和尚西
方化導文也師祝曰若於淨土有緣當更放光言已

光明閃爍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矣遂至長安光
明寺善導和尚影堂瞻禮忽見遺像升空謂曰汝依
吾教廣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養乃適新定乞錢
誘小兒念佛念佛一聲與錢一文年餘無少長貴賤
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又於烏
龍山建淨土道場每升座高聲唱佛衆見一佛從其
口出十聲則有十佛師曰汝見佛者必得往生時衆
數千有不見者悲傷自責因倍精進後二十一年十
月三日囑道俗曰當於淨土起欣樂心於閻浮提起
厭離心汝曹此時見我光明真我弟子遂放異光數

道而逝塔於臺子岩號臺岩法師

贊曰或疑佛從口出似涉怪異噫世尊逢醉象時手
五指端出金光獅子其言曰我何有心於禦象哉以
我無量劫來修慈忍力自然而有獅子現焉我亦不
知也今康公現佛亦無量劫來飯敬之所致耳何怪
之有世有魔師教人黑夜習坐於香烟上注觀佛現
以爲感應較此邪正實霄壤焉修淨業者不可不辯

自覺

唐自覺住真州常發願願因觀音得見阿彌陀佛於
是鑄觀音像高四十九尺既成祝願夜三更忽有金

光二道阿彌陀佛自光中而下二大士左右隨之佛垂手摩覺頂曰守願勿易利物爲先寶池生處孰不如願後十一年七月望夕見一人形似天王雲間現身謂覺曰安養之期至矣卽於觀音像前跌坐而化

善胃

唐善胃瀛州人武德三年病革謂門人曰吾一生正信不慮淨土不生卽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久委臥忽起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又自陳懺悔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臥曰向者阿彌陀佛來汝等還見否不久吾當去耳少頃而逝

神素

唐神素安邑鳴条人講演爲業與道傑齊名一生行業屬想西方貞觀二年衆請主栖岩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召大衆與別跌坐正容令誦觀音普門品二遍自稱阿彌陀佛又令一人唱餘人和中夜端坐儼然而逝肌肉雖盡骨坐如初

慧璿

唐慧璿出家襄川嘗弘三論大經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夜見山神告曰法師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孟蘭盆經竟歛手曰生受信施今須

通散一毫以上捨入十方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已
終於法座

贊曰昔生公說法將竟衆見塵尾墜地憑几而化如
入禪定璿之事亦類是矣嗚呼匪平生道力可勉強
於臨時耶

懷玉

唐懷玉台州人布衣一食常坐不臥誦彌陀經三十
萬遍日課佛號五萬聲天寶元年見佛菩薩滿虛空
中一人持銀臺來迎玉曰吾一生念佛誓取金臺何
爲不然聖衆遂隱玉彌加精進三七日後向擎臺者

來云師以精進得升上品宜趺坐以俟三日後異
滿室謂弟子曰吾生淨土矣含笑而逝郡太守段公
作偈贊曰我師一念登杓地佛國笙歌兩度來惟有
門前古槐樹枝低只爲掛金臺

贊曰或謂銀臺至而復隱金臺誓而重來何得果報
無憑由人揀擇通曰此正謂萬法由心隨感而應若
也且火車已現十念而得往生天衆來迎矢心而歸
淨土善惡聖凡之相隔尚可轉業須臾況金銀幾希
間耶

道昂

行生集卷一

唐道昂魏郡人師靈裕法師常於寒陵山寺講華嚴地論稽洽博詣志結西方願生安養後自知命極預期八月人未之測也至八月朔日無所患問齋時至未卽昇高座身含奇相爐發異香引四衆受菩薩戒詞運切至聽者寒心昂舉目高視見天衆繽紛管絃嘹亮告衆曰兜率陀天迎我然天道乃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祈心淨土如何此誠不果遂耶言訖天樂還滅便見西方香花伎樂充塞如雲飛湧而來旋環頂上衆衆皆見昂曰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願往但見香爐墜手卽於高座而逝足下有普光堂等字返

邇驚嘆

贊曰却天宮而求淨土前有光公後有洪公及昂蓋三人焉而時逼須臾猶能兼四衆以毘尼據高座而歸寂靈相紛然駭人心目嗚呼異哉

道綽

唐道綽并州汶水人十四出家習經論晚事瓚禪師學禪又篤志神鸞淨土之業有僧定中見綽數珠如七寶大山平居爲衆講無量壽觀經將二百徧入各指珠口稱佛號或時散席響彌林谷六時禮敬初不廢缺念佛日以七萬爲限貞觀二年四月八日歸寂

聞而赴者滿於山寺見化佛住空天花下散焉

寶相

唐寶相雍州長安人十九出家頭陀自靜六時禮懺垂四十年夜分誦彌陀經七遍念佛六萬聲病既革誦念不捨囑道俗曰念佛爲先勿虛度世當於西方相待又曰燒散吾尸不勞銘塔言訖而逝

贊曰寶念佛日記五萬綽七萬相今六萬三老者皆高僧而日課有常數今人忽之曰此愚夫婦所作也獨何歟

惟岸

唐惟岸并州人約淨土爲真歸之地行方等懺服勤無缺微疾見觀音勢至二菩薩現於空中岸召畫工無能畫者忽有二人自言能畫畫畢不見岸乃告諸弟子曰吾今往生誰偕行者有童子願往岸令辭父母父母謂爲戲言未信也頃之沐浴更衣入道場念佛而化岸撫其背曰小子何得先吾行耶因索筆讚二菩薩有願以慈悲手提獎共西行之句讚畢長逝贊曰岸之事無惑矣彼童子非久積淨業胡脫化之神異噫爾不見十念成功乎不然則宿世善根熟耳修淨業者或今身不克往生觀此可以自慰

僧街

唐僧街并州人初念慈氏期上生內院年九十遇道綽禪師得聞淨土始廻心念佛日禮千拜一心無怠後有疾告弟子曰阿彌陀佛授我香衣觀音勢至示我寶手吾其行矣言訖而逝七日異香不散時有啓芳園果二法師目擊斯事乃於悟真寺其斤楊枝於觀音手中誓曰若於淨土有緣當七日不萎至期益茂芳果慶忭晝夜觀念不捨忽覺臨七寶池入大寶帳見佛及二大士坐寶華臺光明輝映芳果作禮佛云念我名者皆生我國又聞釋迦世尊與文殊菩薩

以梵音聲稱讚淨土復見三道寶階其一白衣其二道俗相半其三唯僧也云皆至心念佛者得生此土耳後五日忽聞鐘聲曰鐘聲我輩事也俱時化去贊曰耄耄之年始脩淨業而尚得往生少壯可知矣彼芳果聞風興起終獲靈應見賢思齊其此之謂乎

懷感

唐懷感居長安千福寺入念佛道場三七日不覩靈瑞自恨障深欲絕食畢命善薰大師不許勸令精虔三載感如所教後見佛金色玉毫得念佛三昧製決疑論七卷臨終合掌云佛來迎我遂卒

贊曰諺有之惟功深杵可作針吾於感有徵矣畫地自限者思之

德美

唐德美法師於會昌寺西院造懺堂行般舟三昧終夏不坐臥或止口過三年或行不輕七衆通禮節衣減食斷絕世想專念西方口誦彌陀終其身不輟後一時入室稱佛倏然而化
贊曰斷絕世想則染緣盡專念西方則淨緣成先民有言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淨土誠哉言乎

辯才

唐辯才襄陽人潛修淨土二十年未嘗自稱獨與護戒任公善謂之曰才必生淨土期在十年一日令弟子報任公曰向所期已及任公至才曰吾去矣跌坐而化衆聞仙樂西來異香散漫

壽洪

唐壽洪汾陽人常念佛虔求淨土將亡見兜率天童子來迎洪曰我期西往不生天上卽令衆念佛遽云佛從西來言訖而化

法祥

唐法祥住揚都大興國寺三十年修安養之業凡有

饒益必用廻向因疾弟子聞祥稱佛聲甚厲又見房西壁有光若鏡現淨土相頻伽鼓翼乃倏然而化贊曰祥見頻伽前智舜見鸚鵡孔雀不見佛而見衆鳥何耶經云是諸衆鳥皆阿彌陀佛變化所作故知正報依報俱淨土相也幸無疑焉

大行

唐大行居泰山修普賢懺法三年感大士現身晚歲入大藏陳願隨手取卷得彌陀經晝夜誦詠至三七日覩琉璃地上佛及二大士現身僖宗皇帝聞其事詔入內賜號常精進菩薩後一年琉璃地復現卽日

而終異香經旬肉身不壞

贊曰瑠璃地上下明徹淨德所感也而慧永僧衲異香七日慧通三日行今浹旬孰非梵行之芬芳也哉

明瞻

唐明瞻晚歲尅志安養或譏其遲暮瞻曰十念功成猶得見佛吾何慮乎後因疾於興教寺具齋別道俗時僕射房玄齡杜如晦皆與焉日過午整威儀念佛遽曰佛來矣二大士亦至竦身合掌而化

永明壽禪師

錢氏吳越延壽杭州餘杭人依四明翠岩禪師出家

行生集卷一
參天台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行法華懺中夜見普賢
蓮花忽然在手因思宿願未決登智者岩作二闌一
曰一心禪定一曰萬行修淨土冥心精禱七拈皆得
淨土於是一意專修後住永明日課一百八事夜往
別峰行道念佛旁人時聞螺貝天樂之音忠懿王嘆
曰自古求西方未有如此之專切者也乃立西方香
嚴殿以成其志在永明十五年弟子千七百人常與
衆授菩薩戒施鬼神食放諸生命皆悉迴向莊嚴淨
土時號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
香告衆趺坐而化後有僧來自臨川經年遶其塔人

問故曰我病入冥見殿左供一僧像王勤致禮敬密
詢其人則曰此杭州永明壽禪師也凡死者皆經冥
府此師已徑生西方上品矣王重其德故禮敬耳
贊曰永明佩西來直指心印而刻意淨土自利利他
廣大行願光昭於萬世其下生之慈氏歟其再生之
善導歟

志通

石晉志通鳳翔人因見智者大師淨土儀式不勝欣
忭自是不向西唾不背西坐專心念佛後見白鶴孔
雀成行西下又見蓮花開合於前通言曰白鶴孔雀

淨土境也蓮花光相受生處也淨土現矣乃起禮佛而終茶毘有五色祥雲環覆火上舍利鱗砌於身贊曰唾必西避坐必西向繫念如斯何事不辦今以輕心淺心而欲往生難矣或曰不已着乎噫諦觀落日經有明文智者大師始生而面西趺坐乃至淨業諸賢西向坐脫者不着而能之乎耽心濁境終世安然纔念淨邦便憂其着顛倒乃爾嗟乎異哉

晤恩

宋晤恩姑蘇常熟人年十三聞誦彌陀經遂求出家終日一食不離鉢不畜財寶臥必右脅坐必跏趺

每布薩涕泗不止徧誨人以西方淨業及一乘圓旨有疑不逗機者答曰與作毒鼓之緣耳雍熙二年八月朔日夜覩白光自井而出謂門人曰吾將逝矣絕粒禁言一心念佛夢一沙門執金爐焚香三遶其室自言灌頂來此相迎夢覺呼門人至猶聞異香二十五日說止觀指歸及觀心義畢端坐而化人聞管絃鈴鐸之音嘹亮空中漸久漸遠自西而去

贊曰財食不貪廉潔心也坐臥不苟敬慎心也衣鉢不離持重心也布薩垂泣誠信心也四心皆淨因宜其往生矣至於誨人則西方淨業與一乘圓教並施

後生集 卷一
恩其深入念佛法門者乎

圓淨常法師

宋省常錢塘人七歲出家淳化中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乃刺血書華嚴經淨行品易蓮社以淨行士大夫預會者稱淨行弟子而王文正公旦爲之首一時公卿伯牧百二十人比丘千人焉翰林蘇易簡作淨行品序至謂予當布髮以承其足剡身以請其法猶尚不辭況陋文淺學而有惜哉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也泊然而化贊曰始遠公次善導旣而南嶽五會永明臺岩終於

法師號蓮社七祖勸化之盛蓋耀古彌今矣雖然覈其自修則罔不精勤刻勵如所以示人者今沙門知勸人而不知勸已欲竊附於前輩不幾狂乎

淨觀

宋淨觀住嘉禾寂光庵修淨土懺法十餘年謂弟子曰我後二十七日行矣至期二日前見紅蓮花次日又見黃花滿室皆有化生孩兒坐於花上仙帶結束三日入龕端坐命衆念佛頃之脫去

贊曰念佛人預知時至蓋娑婆緣盡淨土緣成自然聖境冥現如遠公七日今觀二十七日之類是也世

人生無實德死欲效嘖扭捏裝點取笑於識者甚則
生身活焚搖動遠邇不知附鬼着邪流入惡趣尤可
憐憫復使無眼之徒欣羨而希則之其爲害也大矣
我集往生何無一人活焚其軀者願智人觀此普以
告世救諸愚民

慈雲懺主

宋遵式台州臨海縣人學行高古名冠兩浙專志安
養嘗行般舟三昧九十日苦學嘔血入道場兩足皮
裂以死自誓忽如夢中見觀音垂手指其口引出數
蟲又指端出甘露注其口覺身心清涼疾遂愈著淨

土決疑行願及淨土懺法行於世天聖間將化之日
炷香禮佛願諸佛證明往生安養至晚坐脫人見大
星隕於靈鷲峰時號慈雲懺主云

贊曰克勤懺法自行而垂憲萬世古今一人而已至
於寶手出蟲甘露灌口非精誠之極疇能然乎

宗坦疏主

宋宗坦潞州黎城人五十年名播講林晚於唐州青
臺鎮專求淨土三業四儀曾無暫忘政和四年四月
二十七日夢阿彌陀佛謂曰汝說法止六日當生淨
土覺而白衆至五月四日集衆告曰因緣聚散固當

行集卷一
有時淨土勝緣惟憑時刻願衆念佛助我往生言已
坐脫滿空雷鳴白雲覆地三日方歇所持瑪瑙數珠
盤於指上衆取之竟不能得感應事繁具如別說
贊曰雷者法音之吼雲者慈蔭之深手珠不脫念力
之牢強見矣

慈照宗主

宋子元號萬事休平江崑山人少習止觀定中聞鴉
聲悟道頌曰二十餘年紙上尋尋來尋去轉沉吟忽
然聽得慈鴉叫始信從前錯用心於是利他心切普
勸念佛代爲法界衆生禮佛懺悔祈生安養躬白蓮

懺堂述四土三觀選佛圖開示蓮宗眼目逆順境中
未嘗動念高宗皇帝召見賜號慈照後於鐸城三月
二十三日告衆曰吾化緣已畢時當行矣言訖合掌
示寂茶毘舍利無數勅賜最勝之塔

法持

宋法持居化度寺修彌陀懺願促閻浮之壽早生安
養後小疾雨淚悲號祈垂接引厲聲念佛不絕忽見
佛身丈六立於池上卽自言曰我已得中品生西向
而化

贊曰人情莫不欲壽促算而求安養非欣厭之極乎

雖然發願可也赴海投崖而叠薪自燼則魔矣

本如

宋本如號神照住東山承天寺與郡守張郇結社一日升座說法與衆訣別退而坐逝時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西去明年啓塔顏貌如生蓮花產於塔前

基法師

宋基法師學於寶雲住太平興國寺精意念佛一日示疾爲弟子廣談玄旨衆忽見西方現光空中奏樂師曰阿彌陀佛與二大士俱至卽右脇西向而化門人夢阿彌陀佛授記爲超世如來或夢師坐青蓮花

臺者法智禪師嘆曰臥病談玄臨終見佛是可敬也贊曰或疑基曷爲卽得授記噫親見如來無量光見前授我菩提記子知之乎

若愚

宋若愚居雲川仙潭建無量壽閣勸道俗念佛精勤三十年與道潛號則章二師爲友潛能詩近名愚與章惟務實行將順世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正待汝愚乃沐浴更衣命衆諷觀經端坐默然忽云淨土現前吾當行矣晝偈而化偈曰本自無家可得歸雲邊有路許誰知溪光搖

落西山月正是仙潭夢斷時又曰空裏千花羅網夢
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方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贊曰愚與潛章爲友而潛以耽詩親名失淨土之利
黜世智疎世緣求西方者當書諸紳

守真

宋守真承興人講起信論法界觀常於中夜結無量
壽佛往生秘密印繫念西方一夕天曉自覺身登淨
土舉目見佛因俯伏像前忽曰四十八願能度我者
乃持香花入殿供養就坐而化

知禮

宋知禮號法智居南湖述妙宗鈔大彰觀心觀佛之
旨每歲二月望日建念佛施戒會動逾萬人又撰融
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義後於歲旦建光明
懺至五日召大衆說法驟稱佛號數百聲奄然坐逝
贊曰禮述妙宗說淨觀大弘台教而臨終念佛坐逝
豈騰口說者可同日語耶

有嚴

宋有嚴住台州赤城崇善寺依神照學天台教晚年
結茆檀木之下號曰檀菴平生篤修淨業有懷安養
故鄉詩爲時所傳建中靖國元年夏四月將終見寶

池大蓮花天樂四列乃作餞歸淨土詩示衆後七日
踟躕而化塔上有光如月三夕方隱
贊曰前法祥鏡光現於壁端今嚴公月光現於塔上
皆身心瑩徹之明驗也乃至光明滿室者金光彌亘
江上數百里者嗚呼是可以爲爲乎哉

慧明

宋慧明號晦菴學於慧光晚依菁山常照寺修淨業
日課法華楞嚴圓覺持彌陀聖號萬數慶元己未春
示疾謂弟子曰吾學大乘求生淨土今果遂矣累足
坐逝衆聞天樂西來徘徊頂上茶毘五色舍利無數

師贊

宋師贊雍州人爲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絕忽遇疾暴
亡俄而復甦謂師及父母曰阿彌陀佛來此兒當隨
行隣人見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向西而沒

二沙彌

隋汶州二沙彌同志念佛長者忽亡至淨土見佛白
言有小沙彌同修可得生否佛言由彼勸汝汝方發
心汝今可歸益勤淨業三年之後當同來此至期二
人俱見佛來大地震動天花飄舞一時同化

了然

宋了然法師號智涌住白蓮寺二十四年夢二龍戲空中一化爲神人袖出簡云師七日當行旣寤集衆說法大書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可不自勉卽沐浴更衣令衆誦彌陀經至西方世界處倏然而化能仁寺行人皆聞天樂之音祥光上燭天表

思照

宋釋思照研究宗教專心淨業每四更卽起稱誦佛名懈怠比丘不遑安寢效法藏四十八願結僧俗係念淨會三十年一日感疾夢丈六金身集衆念佛忽覺同衆稱念屈指作印坐逝闍維齒及數珠不壞

智廉

宋智廉居上虞化度寺初徧參宗門晚節一意西方慶元改元秋八月別衆曰我夢中見阿彌陀佛大衆圍繞說法佛云諸善人等當須專心淨業來生我國我見勝相往生必矣乃書偈曰鴈過長空影沉寒水無滅無生蓮花國裏書畢回身向西結印而逝

智深

宋智深號慈川學於海月歸嘉禾開長堂供衆二十年專志念佛常以淨業化人得往生者甚衆忽示疾客至問安談論如常時客方出門卽遷化人見紫雲

向西而沒馬

法因

宋法因住四明廣壽寺三十年冥心淨土後有疾集衆諷觀經稱佛號者三夕謂門人曰吾將行矣或請留偈乃書曰我與彌陀本無二二與不二並皆離我今如此見彌陀感應道交難思議挺身端坐而逝贊曰以我心而念彼佛則生佛宛然卽凡心而見佛心則生佛何別何別故離二宛然故離不二離二故不從他覓離不二故不礙求生又離二故凡情斯盡離不二故聖解俱亡如此見佛者終日娑婆終日淨

土念念釋迦出世時時彌勒下生可謂真見彌陀者也其或不然覲面相逢白雲萬里

智仙

宋智仙號真教住白蓮寺講道十三年西向禮念未嘗少廢一夕微疾請觀堂行人誦彌陀經卷未終而坐脫鄰住能仁寺僧皆聞天樂和鳴黎明乃知師亡

宗利

宋宗利居新城碧沼修念佛三昧者十年後入道味山築菴名曰一相越十五年忽謂弟子曰吾見碧蓮花徧滿空中三日復曰佛來矣卽書偈云吾年九十

頭雪白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臺坐
斷乾坤窄奄然而化

齊王

宋齊王號慧覺初於雪川寶藏寺建淨土會後住上
竺夜半頂彌陀像行道念佛一日謂首座曰牀前多
寶塔現非吾願也所欲則淨土耳可爲我集衆念佛
首座鳴鐘僧至將百餘王云今已見佛瞑目端坐而
逝

贊曰多寶塔亦佛國也王何以不願昔韋提希徧觀
淨土而獨求安養蓋非專修功弗克就知此可與言

西方矣

圓照本禪師

宋宗本常州無錫人初叅天衣懷禪師念佛有省後
遷淨慈奉詔入東京慧林寺召對延和殿稱旨平居
密修淨業雷峰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花殊麗問之
曰待淨慈本禪師耳又資福曦公至慧林禮足施食
而去人詰其故曰吾定中見金蓮花人言以俟本公
又蓮花無數云以待受度者或有萎者云是退墮人
也有問師傳直指何得蓮境標名荅曰雖在宗門亦
以淨土兼修耳後臨終安坐而逝謚圓照禪師

贊曰昔中峰天如謂禪與淨土理雖一而功不可二
施今曰兼修者何蓋兼之義二足躡兩船之兼則誠
爲不可圓通不礙之兼何不可之有況禪外無淨土
則卽土卽心原非二物也安得更謂之兼

大通本禪師

宋善本試華嚴得度奉詔住法雲賜號大通後歸杭
州象塢寺修淨業定中見阿彌陀佛示金色身一旦
告門人曰止有三日在至期跏坐念佛西向而化

靈芝照律師

宋元照住靈芝弘律學篤意淨業念佛不輟一日令

弟子諷觀經及普賢行願品跏坐而化西湖漁人皆
聞空中樂聲

清照律師

宋慧亨住武林延壽寺初依靈芝習律專修淨業六
十年每對人必以念佛爲勸建寶閣立三聖像最稱
殊特有江自任者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亨律師當
升此座適社友孫居士預啓別亨卽在家作印而化
師往炷香歸而謂其徒曰孫君已去吾亦行矣乃集
衆念佛爲說偈曰彌陀口口稱白毫念念想持此不
退心決定生安養端坐而化號清照律師

贊曰六十年專修淨業臨終瑞應何疑焉世有以少時之力而答淨土之無徵謬矣

思敏

宋思敏依靈芝律師增受戒法專心念佛二十年後有疾請眾諷觀經者半月越三日見化佛滿空臨終念佛聲出眾外酷暑留龕七日不變香滿室中

晞湛

宋晞湛山陰人少爲儒生忽厭世出家與瑩行人建無量壽佛殿於阮杜專修淨業坐不肯西久之常見佛及二菩薩相一夕面西念佛正坐凝然作印石

登法師

隋登法師講涅槃經於并州興國寺來聽經者普勸念佛往生開皇十二年命終異香滿空及殯光明香雲徧諸聚落

僧厓

僧厓住益州多寶寺篤心淨業焚五指供西方三聖或問痛否答曰心旣無痛指何痛焉臨終天花如雨人見厓班衲錫杖與五六百僧乘空而沒

藏法師

宋僧藏汾州人一生不受道俗禮拜專修淨土將終

天樂次第來迎皆不赴及西方佛至別衆而化

孤山圓法師

宋智圓居西湖孤山廣解諸經刻心淨土造彌陀疏及西資鈔勸發往生將終以陶器合瘞後十五年積雨山頽啓視陶器形質儼然爪髮俱長

贊曰傳稱沒後如故不說臨終往生何也據沒所現徵存所修正其白業堅固所感決定往生何疑

元淨

宋元淨杭人十二出家後居龍井寺時賢趙清獻公蘇文忠公輩咸重之將終入方圓菴謂人曰吾七日

無障所願遂矣七日出偈示衆吉祥而逝

喻彌陀

宋思淨姓喻氏錢塘人自號淨土子早侍瑛法師講法華後專念佛暇則畫佛像凡畫必於淨室寂想見彌陀光明乃下筆紹興丁巳歲端坐七日一心念佛漠然化去

贊曰畫佛觀佛善用者頗類蓋畫能置人馬腹豈不能置人佛國耶然則畫工畫佛何以不往生噫問渠還室必淨想必寂否況畫工雜繪羣形喻老惟專一佛專則觀也非畫也丹青者流毋假口於此

蒙潤

蒙潤字玉崗得法於古源禪師晚居風篁嶺之白蓮菴杜門念佛臨終化佛來迎異香滿室

雲屋

元善住字雲屋蘇人掩關六時念佛病久不易終時異香滿室有安養傳谷響集行世云

旨觀王

元旨觀王字別宗杭人戒德甚嚴初觀室於龍山之陽脩行念佛三昧雖避兵竄逐亦不暫廢臨終無疾沐浴端坐而化芝雲仁法師行業集載之甚詳

曇懿

宋曇懿居錢塘以醫爲業晚年修念佛三昧出平時所蓄供佛飯僧造像設浴如是二十年後微疾屏藥石延七僧念佛次日見蓮花大如屋又一日見梵僧臨榻問訊夜半衆聞念佛聲低視之泊然長往矣

太微

宋太微兒時投錢塘法安法師出家初授彌陀經便能背誦及受具扃門念佛精進不急常縱步後山忽聞笛聲豁然開悟因畜一笛自娛有凌監簿者同志淨業稱微爲淨土鄉長一日叩門曰淨土鄉弟相見

微曰明當相見於淨土今誦佛正亢耳翌朝人怪其
不赴粥往視之見笛鉢禪椅已焚踟蹰地上而化
贊曰畜笛自娛古人聊記悟由因用以作佛事耳俱
祇得天龍一指頭禪而終身豎指端公見弄獅子以
發明心地而常被絳衣乃至誤讀楞嚴而不改句讀
皆此類也猖狂自恣之徒慎毋以是藉口

用欽

宋用欽居錢塘七寶院依大智學律聞大智示衆曰
生弘毘尼死歸安養出家學道能事斯畢卽標心淨
土一志不退日課佛三萬嘗神遊淨土見佛人上種

種異相謂侍者曰吾明日西行矣卽集衆念佛黎耶
合掌西望踟蹰而化

久法華

宋可久居明州常誦法華願生淨土時號久生華元
祐八年年十一坐化越三日還謂人曰吾見淨土
境與經符契蓮花臺上皆標人者名一金臺標成
都府廣教院勳公一標明州孫十二郎一標可久一
銀臺標明州徐道姑言訖復化去五年徐道姑亡異
香滿室十二年孫十二郎亡天樂迎空皆如久所云
贊曰蓮花標名至此蓋屢見矣幻歟真歟噫幻心而

念幻佛幻花而標幻名乃至得記成佛夫孰非幻乎
吾且幻生焉何論其真與否也

祖輝

元祖輝住四明郡城佛閣逢人但云阿彌陀佛說亦
說不得人因號說不得和尚鄞縣尉王用享夫婦敬
事之一日詣其家別云吾明日行矣及明衆集卽入
龕端坐求甘瓜啖盡一枚念佛而化

楚琦

大明楚琦蜀人篤信西方因抵燕京聞樓鼓聲大徹
洪武初三詔說法京都 皇情大悅後築室號西齋

一意淨業嘗見大蓮花充滿世界彌陀在中衆聖圍
遶將示寂書偈示衆曰吾行矣人問何往荅曰西方
又問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乃厲聲一喝泊然而化
寶珠

大明寶珠常遊杭郡嘉禾間冬夏一衲乞食自活宿
無恒居平時惟念佛不絕口人喚之纔應對卽連聲
念佛更無雜語後於海門寺忽若癡狂者將半月餘
僧呵曰爾平生實行當與世人作眼目何得乃爾珠
曰旣如是吾行矣索浴畢安然立化

○總論

往生集卷之二
無量壽經論三輩往生其上輩者曰捨家離俗而作沙門一向專念阿彌陀佛捨家離俗身出家也一向專念心出家也身心俱淨焉得不生淨土世有狂僧或曰淨土往生接引在家二衆吾沙門吾何屑乎是或曰淨土往生接引僧中鈍根吾明教吾明宗吾何屑乎是噫是惡知遠祖而下諸大老或弘經法而聲震人天或握祖印而道彌今古彼固昧於宗教非沙門乎哉又惡知淨土之外無宗教無沙門乎哉吾因以告夫狂者

往生集卷之一

往生集卷之二

王臣往生類

古杭雲棲寺沙門株宏輯

烏菴國王

烏菴國王萬機之暇雅好佛法嘗謂侍臣曰朕爲國王雖享福樂不免無常聞西方淨土可以棲神朕當發願求生彼國於是六時行道念佛每供佛飯僧王及夫人躬自行膳三十年不廢臨崩容色愉悅化佛來迎祥瑞不一

贊曰末世聞法信受無位者多有位者少有位而極

卷一
於尊貴者倍復少所以者何位彌高則欲彌廣欲彌廣則染彌重勢所恒然鮮克免者今也享南面之樂不忘西方之歸非宿植勝因何以致此雖然自古及今帝王之留神內典者奚不錄曰茲傳淨土意有所專主故不泛紀云

宋世子

宋魏世子父子三人俱修西方惟妻不修女年十四死七日更生啓母云兒見西方七寶池上父兄三人已有蓮花沒當生彼母獨無是以暫歸相報幸母留意母感女言頓發信心念佛不倦後命終亦生安養

云

贊曰始乏淨緣終生樂國信不信故也經云惟除不信諒夫

劉遺民叅軍

晉劉遺民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其才不侶流俗初爲府叅軍卽隱去謝安劉裕交薦不就旌其號曰遺民入廬山預遠公蓮社著念佛三昧詩以表專志嘗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又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遺民懇曰安得如來爲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爲摩

頂引袈裟被之他日又見入七寶池蓮花青白其水
湛然一人項有圓光胷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
汝可飲之遺民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
乃告衆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對像焚香再拜祝曰我
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供養什迦如來
次供阿彌陀佛及妙法華經願一切有情俱生淨土
言訖面西合掌而逝時義熙六年也

贊曰觀經叙淨業正因以孝養父母爲第一故知不
孝之人終日念佛佛亦不喜今遺民少盡孝養而復
深入三昧屢感瑞徵其往生品位高可知矣在家修

淨業者此其爲萬代師法

張野茂才

晉張野居潯陽兼通華梵尤善屬文舉茂才屢徵散
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蓮社修淨業義熙十四年與
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

張抗學士

宋張抗積善向佛誓誦大悲陀羅尼十萬遍求生淨
土年六十餘寢疾一心念佛謂家人曰西方淨土只
在堂前阿彌陀佛坐蓮花上翁兒在金地禮佛言訖
念佛而逝翁兒抗孫也三歲而亡

贊曰心淨則西方觸目心穢則地獄隨身抗之淨心成就堂前見佛何疑乎

王仲回司士

宋王仲回官光州司士叅軍問無爲子楊公曰經中教人求生淨土而祖師云心是淨土不必更求如何楊公答曰試自忖量若在佛境則無淨無穢何用求生若未出衆生境安可不至心念佛舍穢土而求生淨土乎司士感悟欣躍而去後二年楊公守丹陽忽夢司士云向蒙指示今已得生特來致謝數日而計至言司士七日前預知時至與宗黨言別而化正感

憂時也

馬子雲縣尉

唐馬子雲舉孝廉爲涇邑尉押租赴京遭風舟溺被繫乃專心念佛五年遇赦入南陵山寺隱居一日謂人曰吾一生精勤念佛今西方業成行且往生安養明日沐浴新衣端坐合掌異香滿戶喜曰佛來迎我言已而逝

贊曰身被繫心念佛終以赦免卽囚禁枷鎖念觀音而得解脫者也今五欲纏縛豈非被繫念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豈非赦書而束手五欲不知念

佛抱罪永劫終無赦時悲哉

賈純仁郡倅

宋賈純仁雪川人官郢州倅潛心淨業長齋念佛因微疾西向宴坐而逝頂上白光圓相異香滿室

張迪助教

宋張迪錢塘人官助教從圓淨律師受菩薩戒咨問淨業法門篤志修持誓生安養每念佛時揚聲勇猛至失音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定中見白色頻伽鳥飛舞於前又三年西向端坐念佛而化

贊曰見頻伽不見佛何也蓋是初時暫見終當見佛

耳謂漸入佳境非耶

王龍舒國學

宋王日休龍舒人端靜簡潔博極經史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爲西方之歸自是精進念佛年六十布衣蔬食日課千拜夜分乃寢作淨土文勸世將卒三日前徧別親識有不復相見之語至期讀書罷如常禮念忽厲聲稱阿彌陀佛唱言佛來迎我屹然立化如植木矣邦人有夢二青衣引公西行者自是家家供事云

贊曰龍舒勸發西方最爲激切懇到非徒言之亦允

蹈之至於臨終之際殊勝奇特照耀千古嗚呼豈非
淨土聖賢入纏番手者耶

江公望司諫

宋江公望釣臺人官諫議疏食清修述菩提文念佛
方便文以勸道俗有子早亡託夢云大人修道功業
已成冥府有金字額題云嚴州府江公望身居言責
志慕苦空躬事熏修心無愛染動靜不違佛法語嘿
時契宗風名已脫乎閭浮身必歸於淨土宣和末知
廣德軍一旦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贊曰或謂題額之事恐未必然噫永明常繪像於冥

司矣苟繞塔之僧不妄何獨於公望而氣之

葛繁大夫

宋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凡公署私居必
營淨室設佛像掌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平時以
淨業普勸道俗多其化有僧定中神遊淨土見不
在焉後無疾面西而化

贊曰士大夫信佛不無其人然猶避世譏嫌外諱
形跡公署不忘設像葛君其篤信不回者乎坐脫往
生良非偶然矣

李秉中官

宋李秉紹興中官也領御藥院初學禪心淨慈輝
有省晚閱龍舒淨土文遂日課佛號以酬長元美殿
長林師文等數十人結淨會於傳法寺忽有疾夢見
彌陀佛以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花滿房
囑別親屬端坐結印而終

胡闔宣義

宋胡闔官宣義平日雖信佛乘而未諳淨土年八十
四疾革其子迎清照律師乞垂誨示照謂闔曰公知
安身立命處否闔曰心淨則佛土淨照曰公自度平
昔特中有雜念染污否闔曰既處世間寧無雜念照

曰如是則安得心淨土淨闔曰一稱佛名云何能滅
八十億劫生死重罪照曰阿彌陀佛以弘誓願塵劫
修行威德廣大光明神力不可思議是以一稱其名
滅無量罪猶如赫日消於霜雪復何疑哉闔遂省悟
即日延僧念佛次日照復至闔曰師來何暮二大士
降臨已久照於是率衆厲聲念佛闔乃合掌而逝
贊曰闔往生得於清照而致清照者子也其斯以爲
大孝歟世有執小愛而破父母之齋戒者誤亦甚矣

楊無爲提刑

宋楊傑無爲州人號無爲子少年登科官尚書王客

往生集卷二
郎提點兩浙刑獄尊崇佛法明悟禪宗謂衆生根有利鈍易知易行惟西方淨土但能一心觀念總攝散心仗佛願力決生安養嘗作天台十疑論序及彌陀寶閣記安養三十贊淨土決疑集序弘闡西方教觀接引未來晚年繪彌陀丈六尊像隨行觀念將終之日感佛來迎端坐而化辭世頌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大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贊曰讀無爲子頌所謂參禪見性而復以淨土爲歸者也至於將錯就錯一語蘊藉不少嗚呼安得人間才士咸就此一錯耶

韋文晉觀察

宋韋文晉立行孤潔建淨業道場普度含識六月某日忽面西跏趺合掌念佛而化異香內外皆聞

文彥博潞公

宋文彥博於京師與淨嚴法師集十萬人爲淨土會臨終安然念佛而化

馬圩侍郎

宋馬圩厥祖忠肅公守杭日慈雲懺王敎令念佛舉家宗奉圩至心念佛二十五年崇寧小疾易衣坐逝有氣如青蓋出戶騰空而去家人皆夢圩往生上品

鍾離少師

宋鍾離瑾提刑浙西日遇慈雲讖王遂篤信淨土後知開封出則盡瘁國事入則不寐念佛忽夜促家人起索浴更衣坐逝舉家見瑾乘青蓮仙樂迎引西去

閩邦榮承務

宋閩邦榮池州人二十年持往生咒念佛將終家人夢佛放光迎榮及曉榮西向跌坐忽起行數步立化

王秉朝散

宋王秉嘉禾人結社西湖不問賢愚貴賤僧俗但願往生者普請入社有勸修文行世後無疾西向坐化

鍾離景融大夫

宋鍾離景融官朝請大夫常誦觀經念佛不輟掛冠結茅儀真東園側嘗曰不識彌陀彌陀更在西方外識得彌陀彌陀祇在自己家一夕命僧妙應誦普賢行願品炷香敬聽兩手作印而化

錢象祖郡守

宋錢象祖號止菴守金陵日以淨土真修爲念常於鄉州建接待十處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創止菴高僧寮爲延僧談道之所自左相辭歸益進淨業嘉定四年二月微疾書偈曰菡萏香從佛國來琉璃地上

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朶開後三日
僧有問疾者公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爲人
惟求生淨土耳言訖跏趺而逝後有人夢空中云儼
丞相已生西方蓮宮爲慈濟菩薩

梅汝能縣令

宋梅汝能常熟人仕至縣令有志淨業忽夢僧授紙
百幅鑿破爲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曰二八十六中
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僧以經與之忽不見由是
誦經念佛自名爲往生以見志因邑中生公造又六
彌陀像乃施財百萬爲之粧飾殿前池中遂湧一雙

頭白蓮其花百葉當年冬無疾而終

胥定國學諭

宋胥定國號省齋爲州學諭常念佛讀淨土諸經每
月三八集僧俗諷經念佛嘉定四年臺青衣童告曰
佛令召君三日當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念佛坐化

馮濟川諫議

宋馮檝號濟川遂寧人由太學登第初訪道禪林晚
年專崇淨業作西方文彌陀懺儀後以給事中出師
瀘南寧道俗作繫念會及知邛州於後廳設高座望
闕肅拜着僧衣登座謝官吏橫拄杖按膝而化

贊曰傳燈錄載公初參龍門遠次叅妙喜各有證悟
臨終刻期陞座拈拄杖按膝脫去其自在顯赫宛有
宗門諸大老操畧然都不言念佛往生何也良由著
述家彼此立義爲門不同各隨所重而已彼重直指
人心自應專取了明心地而畧淨土如懷王金臺再
至圓照蓮蕊標名皆不錄是也此重指歸淨土故詳
其生平念佛報盡往生而了明心性自在其中如所
謂既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是也喻如重聽則顏子
列德行之科而不言政事重方則顏子具王佐之器
而不言德行亦爲門不同耳淨業人願篤信無惑

王敏仲侍郎

宋王敏仲東都人官禮部侍郎慈仁愛物深契
禪宗淨土法門之勝著直指淨土決疑集三卷
平生精勤勤 不嘗去手行住坐臥悉以西方
淨觀爲佛事僧 淨土見古與葛繁同在焉往
生有明驗矣

吳信步進士

宋吳子才字信叟致仕之後預作一棺夜臥其中令
童子擊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安不可住
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自從而和之後無疾而化

白居易少傳

唐白居易官中大夫太子少傅捨宅爲香山寺號香山居士晚歲患風痺出俸錢三萬繪西方極樂世界一部依正莊嚴悉按無量壽經靡不曲盡頂禮發願以偈贊曰極樂世界清淨上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

贊曰人傳蓬萊有樂天名樂天辭以偈曰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卽須歸兜率天今復捨梵率而求淨土豈所謂披砂揀金愈擇而愈精者耶

張掄都總

宋張掄官兩浙都總管期生淨土刻勵念佛闔門長幼靡不從化鑿池栽蓮日率妻子課佛萬遍孝宗皇帝親書蓮社二字賜焉

蘇軾學士

宋蘇軾號東坡官翰林學士南遷日畫彌陀像一軸行且佩帶人問之荅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母夫人程氏歿以簪珥遺贊命工胡錫繪彌陀像以薦往生贊曰老泉爲薦先亡曾於極樂院造六菩薩像而子由往來法門亦甚密邇蓋蘇氏之皈心三寶素矣世有刻西方公據者增以俚語謂出自坡公此誣也具

眼者勿因偏而併棄其真

張無盡丞相

宋張商英初以夫人向氏激發留神內典號無盡居士嘗著發願文云思此世界五濁亂心無正觀力無了因力自性唯心不能悟達謹遵釋迦世尊金口之教專念阿彌陀佛求彼世尊願力攝受待報滿時往生極樂如順水乘舟不勞自力而至矣

贊曰無盡悟禪宗於堯率悅公而拳拳乎安養是念其爲計審矣自香山至此四公雖西方瑞應史未詳錄而據因以考果不生西方將奚生哉

○總論

愚聞之古德云士大夫英敏過人者多自僧中來然膏疑之迷而不返者什九不負宿因者什一其故何也五濁惡世多諸退緣賢者所難免也故戒禪師後身爲東坡青禪師後身爲曾魯公喆禪師後身耽富貴多憂苦夫東坡最爲親近法門而曾公已不之及彼喆老之後身其迷抑又甚矣古今知識所以勸人捨五濁而求淨土者然則劉遺民而下諸君子所得不旣多乎

處士往生類

周續之

宋周續之鴈門人十二通五經五緯號十經童子養志閒居公卿交辟皆不就事廬山遠法師預蓮社文帝踐祚召對辨析帝大悅或問身爲處士時踐王庭可乎荅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爲桎梏情致兩亡者市朝亦岩穴耳時稱通隱先生後居鍾山專心念佛愈老愈篤一日向空云佛來迎我合掌而逝贊曰續之能岩穴市朝則亦可以西方東土矣而必念佛求生其真知利害者乎古有頌云高山平地總西方未到家者請勿戲論

鄭牧卿

唐鄭牧卿滎陽人舉家念佛開元中病篤有勸進魚肉者確乎不許手執香爐願求往生忽異香充廚庵然而逝舅尚書蘇頌夢寶池蓮開牧卿坐其上

張元祥

唐張元祥居常念佛不輟一日促家人云西方聖人待我齋畢同往齋事訖焚香跏趺面西而化

孫良

宋孫良錢塘人隱居闕大藏尤得華嚴之旨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誦佛萬聲二十年不輟忽日命家

人請僧念佛以助往生僧集念佛方半餉望空合掌
云佛及菩薩已荷降臨退坐而化

贊曰華嚴合論謂求生淨土菩薩未達一乘大道而
此老得華嚴之旨何乃求生淨土蓋合論且爲一分
取相凡夫破其執見是得事淨土未得理淨土者此
老事理圓通華藏蓮池是一非二正爾求生不足疑
也論淨土者當據華嚴行願品爲主而以合論叅之

元子平

唐元子平寓京口觀音寺念佛忽聞空中音樂卽西
向坐化異香數日不絕

庾銑

梁庾銑新野人武帝召爲黃門侍郎不赴六時念佛
一夕見道人自稱願公呼銑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
後四年願復至遂化去空中言上行先生已生安養

宋滿

隋宋滿常州人計豆念佛積三十石開皇八年九月
餓僧畢坐逝人見天華異香滿乘空西去

汾陽老人

唐汾陽老人於法忍山借一空房止宿晝夜念佛貞
觀五年命終時大光徧照面西而逝人見乘蓮臺云

元子才

唐元子才居潤州觀音寺誦彌陀經念佛忽小疾夜聞空中香氣樂音似有人言粗樂已過細樂續來君當行矣念佛而化異香數日不散

吳子章

元吳子章蘇州人世業醫與兄子才同叅雲屋和尚精勤念佛合門奉法至正間無疾合掌稱佛名化去

何曇迹

元何曇迹年十八持菩薩戒念佛一宵四鼓即起念誦人云太早答曰見佛金相幡花來迎遂脫去

王闡

宋王闡四明人號無功叟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無不洞達著淨土自信錄晚年專心念佛西向坐化異香芬郁焚龕時獲舍利如菽者百八粒

范儼

宋范儼仁和人絕心世務其子不能治家儼不之顧但云我自是寄客耳日誦法華念阿彌陀佛專心不懈忽見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放金色光報儼云明日卯時當行越一夕佛菩薩來迎就座合掌而逝

陸沅衍

宋陸沅衍號省菴居士住明之橫溪晨起焚香趺坐
目不他瞬首倡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福不
禳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劫火光中舞一廻然後念誦
不緩不急聲如貫珠每日法華一遍彌陀萬聲一意
出馳年八十五四月六日沐浴整衣而逝洎殮忽聞
蓮華馥郁之氣皆不知來處近挹之蓋出自口中也

孫忠

宋孫忠四明人早慕西方於郡城東築菴念佛後因
病請僧百人繫念忽仰空合掌手結雙印怡然而化
闔城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沒二子相繼念佛亦坐化

沈銓

宋沈銓家錢塘同妻施氏專心淨土平時諸善悉用
回向後及妻前後命終皆感化佛持錫接引而去

唐世良

宋唐世良會稽人持戒念佛年老疾病猶不就枕誦
彌陀經十萬遍謂家人云佛來接我言訖作禮即便
坐近利行人時在道味山夜夢西方異光幡華天樂
空中聲云唐世良已歸淨土

計公

宋計公四明桃源鐵工也年七十兩目喪明里中皆

學誦以掌窠圖印施勸人念佛計公初受一圖念滿三十六萬聲念至四圖兩目瞭然如是三載念滿十七圖一日念佛忽氣絕半日復蘇曰佛令分六圖與咎學論是勸導之旨分一圖與李二公是俵圖之人囑其子往謝之言訖沐浴西向而化

陳君璋

元陳君璋黃岩人端重寡言年四十與室葉氏披誦法華念佛惟謹年六十疾篤一夕命其子景星扶之坐謂曰吾歸去曰歸何處去曰沒處去又曰我死宜依桑門闍維法言訖合掌稱南無阿彌陀佛而逝

張銓

晉張銓野之族子也高逸好學耕鋤間帶經不釋屢徵弗就庾悅以其貧舉爲潯陽令笑曰古人以容膝爲安屈志就祿奚榮之有乃入廬山依遠公蓮社研窮內典多有悟入宋景平元年無疾西向念佛安臥而卒

闕公則

晉闕公則入廬山蓮社旣卒友人於洛陽白馬寺夜中爲作忌祭忽一時林木殿宇皆成金色空中有聲曰我闕公則也祈生極樂今已得生言訖無所見

贊曰瑞應感乎臨終者多矣至如身沒之後而乃現
金色於他方報往生於空際闕公其希有乎

李知遙

唐李知遙善淨土教率衆五會念佛後因疾忽云佛
來迎我洗漱更衣索香爐出堂頂禮聞空中說偈有
引君生淨土將爾上金橋之句就牀端坐而化衆聞
異香焉

高浩象

梁高浩象東平人杜門靜坐專誦無量壽經嘗在觀
中覺自身泛紅蓮於池面初未見佛乃卽花上傾心

禮佛遙想金容光輝遠映一夕見衆菩薩來迎卽時
化去

贊曰古有二僧作蓮花開合想後同生淨土象之身
泛紅蓮其亦觀想精誠之所致耶

徐六公

宋徐六公者嘉興人務農爲業夫婦蔬食精勤念佛
四十年預作一龕臨終易布衣草履入龕端坐頃之
曰佛來迎我卽化去

陸俊

宋陸俊錢塘人少事公門久之棄去以淨土爲業每

對佛懺悔垂淚交頤道友相見說淨土因緣纔十餘句便悲咽感嘆臨終請圓淨律師開示西方觀經至上品淨曰可以行矣俊曰衆聖未齊姑待之少頃忽起就竹牀面西端坐而逝

黃打鐵

宋黃公潭州人本軍伍以打鐵爲生每鉗鎚時念佛不輟口一日無疾託隣人爲寫頌云叮叮噹噹久鍊

成剛太平將近我往西方卽化去其頌盛傳湖南人多念佛

贊曰據黃公別無他能止是念佛不輟口耳世人不肯依樣行持而尋奇覓巧遂成虛度噫非所謂翻嫌易簡却求難耶

蓮花太公

大明蓮花太公者越人一生拙朴惟晝夜念佛不絕命終之後棺上忽生蓮花一枝親里驚嘆因號蓮花太公云

華居士

大明華居士江千人醇朴無偽與人不款曲中年屋
業諸子獨處一室不涉世事朝暮惟孜孜念佛而口
後將卒自知時至更衣正寢手整冠端坐別衆而逝
其子先已作棺於是易龕如沙門故事舉龕之日廻
者如堵遠近嚮慕焉

○總論

或問淨名龐老何以不聞求生荅曰爾試自評之如
其未及二公求生固不必論即使再來金粟何妨更
見彌陀苟爲不然淨名不覲釋迦龐老不參馬祖矣
且夫心淨土淨非淨名語歟不與萬法爲侶非龐老

語歟爾一朝蹈着淨地當云何期自念本自清淨何
期自念不侶萬法何期二公常在淨土復奚疑哉
尼僧往生類

尼大明

隋尼大明每入室禮念先着淨衣口含沉香文帝后
甚重之將終之日衆忽聞沉香滿室俄而光明如雲
隱隱向西沒焉
贊曰一尼造法華經虔敬類是後感報靈異而二僧
冥府誦經致禮遇有殊則無怪其然矣今時念佛有
幾人似明者乎使人人如是念佛而千不千生萬不

萬生者吾弗信也

尼淨真

唐尼淨真居長安積善寺衲衣乞食誦金剛經十萬遍篤志念佛語弟子曰五月內十度見佛兩度見寶蓮花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品生言訖跏趺而化祥光滿菴

尼悟性

唐尼悟性居廬山念佛虔願往生忽聞空中音樂謂左右曰我已得中品生見同志念佛精進者皆有蓮花待之汝等好自努力言訖而逝

贊曰上中品位二尼能決諸已者何一則內觀自行之淺深二則外稽瑞應之勝劣耳可誣也哉

尼能奉

宋尼能奉錢塘人專修淨業嘗夢佛光照身及聞空中善言開慰告其徒曰吾往生時至少頃聞奉念佛聲甚厲奔往視之則合掌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樂音西邁

尼法藏

宋尼法藏居金陵勤志念佛夜見佛菩薩來光明照寺奄然而化

總論

佛以姨母出家嘆正法由此而減使女人出家者皆如五上人正法其彌昌乎而勢所不能佛之懸記非過矣噫真正出家之男子邇來尚不多得而況女衆歟吾於是乎有感

婦女往生類

隋皇后

隋文帝后獨孤氏雖處王宮深厭女質常念阿彌陀佛以八月甲子命終時永安宮北種種音樂自然震响異香滿室從空而至帝問闍提斯那是何祥瑞對

曰淨土有佛號阿彌陀皇后業高超登彼國故現斯瑞耳

贊曰捨中宮之貴寵志淨上而往生古有韋提今見之矣

姚婆

唐姚婆因范行婆者勸令念佛後臨終見佛菩薩來迎告佛言未與范行婆別請佛暫住空中范至姚婆立化

贊曰臨行別范不背本也佛住空中恒順衆生也卓立而逝亦奇矣

溫靜文妻

唐溫靜文妻并州人久患在牀靜文勸令念佛一年忽覩淨土告其夫云我已見佛後月當去囑父母云今得隨佛往生願專心念佛他日西方相見耳言訖而逝

胡長婆

宋胡長婆李氏上虞人夫喪後日夜高聲念佛及誦彌陀經凡十餘年一日見有僧覆以緋蓋曰汝十五日子時往生問師何人曰是汝所念者婆遂會別諸親至期有異香光明端坐而逝七日焚化齒如白玉

舌如紅蓮晴如葡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數計次日焚處生一花如白罌粟云

贊曰諸根不壞舍利無數世譏女人五漏之體無乃不可乎

鄭氏

宋鄭氏錢塘人日課觀音經念佛不輟後病中索浴浴畢西向坐問家人云聞磬聲乎淨土諸聖且至已而合掌喜躍曰佛菩薩來觀音手執金臺如來接我登座遂奄然而化

陳氏媼

宋陳氏媼錢塘人從靈芝律師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課千拜嘗有舍利散於經案臨終見佛來迎傾語旁人未及半已凝然不動矣

黃氏

宋黃氏四明人早喪夫因歸父舍精修淨業臨終見佛來迎結印徐行儼然立化家人篩灰於地以驗生處見蓮花一朶生灰中

贊曰燒灰之說未考但其見佛來迎結印立化高登蓮品必矣

王氏夫人

宋荆王夫人王氏專修淨業曉夕勤至給侍之人無不則效惟一妾懈慢夫人責之遂悔悟精進忽無疾而逝致夢他妾云蒙夫人誨已生安養夫人未信也俄而亦夢與妾同遊寶池見一花天衣飄揚題曰楊傑一華朝服而坐題曰馬玕復見金臺光明晃耀妾指曰此夫人生處也既覺彌加精進年八十一慶誕之晨秉燭然香望觀音閣而立左右方具儀獻壽已立化矣

贊曰集至此女人立化蓋三人焉金臺晃耀亦上品之流矣孰曰閨閣無人哉

馮氏夫人

宋廣平郡夫人馮氏少多病慈受深禪師教以齋戒念佛諦信力行十年不怠忽厭世人怪之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緣盡行即西歸何怪之有臨終氣絕復甦謂家人曰吾已歸淨土見佛境界與華嚴十六觀經所說不異已而長逝三日後舉屍如生異香芬馥

王氏女

宋吉安王氏女日誦彌陀金剛觀音諸經念佛求度母死既殮惡血滴瀝女發誓云若我孝心願臭氣不

作言訖流血即止父娶後室與同修淨業後得疾請僧說淨土觀法忽索衣吉祥而臥攬觀音手所執幡寂然不動母節灰於地以驗受生見灰中出蓮花數朶

周氏

宋周氏妙聰周元卿之女也因感其母華臺往生之瑞篤志念佛期生安養病中請僧行懺自見其身着新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謂家人曰勤修淨業西方相待右脅西向而逝

周行婆

宋周行婆太平州人早年念佛精專弗替一夕胡跪念佛泊然而化鄰人見數僧引婆騰空西去

陸氏宜人

宋宜人陸氏錢塘人朝請王璵妻也嘗誦法華篤意淨土禮懺一會念佛萬聲凡三十年因微疾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卽面西端坐雙手結印而逝
贊曰結印而逝不獨僧中有之在女人亦屢見焉皆心不散亂身不放逸之祥徵也嗚呼爲女人者能倣此每日至誠禮懺一會念佛萬聲三十年不異其心吾爲伊保任決生淨土

龔氏

宋錢塘龔氏晝夜念佛誦彌陀經後有疾請亭律師指示陳說未終端坐而化老妾于氏亦念佛不輟一夕夢龔氏告云我已生淨土汝七日當生至期而逝

朱氏

宋雪川朱氏念佛三十年忽斷食四十日唯飲水念佛夢三僧各執蓮花謂曰吾先爲汝種此花今當往生旣寤請僧助念端坐而逝

項氏

宋項氏名妙智鄞縣人寡居二女悉令爲尼精勤念

佛一日忽曰我欲坐脫錯與作棺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母喜俄而異香滿室西向結印微笑而逝

裴氏女

宋汾陽裴氏女專志念佛報盡日索火焚香言佛以蓮臺迎我我當往生已而天花飛墜安坐而化

沈氏

宋沈氏慈溪人自幼蔬食念佛歸章氏一心不變施米貸彼以濟飢凍後微疾念佛尤力忽見佛菩薩諸天聖衆普現目前燈光千點曇曇然狀若虹橋卽日吉祥而逝

孫氏

宋四明孫氏寡居念佛三十年不懈一日微恙夢八僧繞行懺宮已身掛縵衣隨僧行旣覺沐浴淨衣請僧行懺於大眾前端坐誦經至一心不亂左手結印而逝遠近皆聞空中樂音

樓氏

宋樓氏慧靜適寺簿周元卿嘗披翫傳燈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爲真修念佛不輟晚年被疾忽見蓮臺紫色化佛無數異香滿室語家人亟令念佛頃刻而化

秦氏

宋秦氏淨堅家松江厭惡女身與夫各處精持齋戒閱華嚴法華光明般若經無虛日晨昏修彌陀懺禮佛千拜久之有光明入室面西安坐而終

鍾婆

宋嘉禾鍾婆誦彌陀經念佛二十年爲常課一日語子曰見大白蓮華無數衆聖在此端坐聳身而化

孫氏

宋錢塘孫氏女常念佛持呪因病請清照律師至謂曰久病厭世願求往生師爲談淨土因緣大喜至夜夢師持藥一盞服之流汗身心輕安三日後語侍人

曰迦葉尊者來此好金蓮華座卽瞑目結印而化

梁氏

宋梁氏女居汾陽兩目俱盲遇沙門勸令念佛越三年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幡蓋來迎卽日命終

黃婆

宋潮山黃婆持金剛法華專心念佛忽患痢疾但飲永不食隣菴僧善修夢婆來謂曰將往西方越二日婆西向念佛端坐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

陳氏

宋廣平陳氏剪髮爲出家相朝夕念佛四衆稱爲道

名生集 卷三
者後病中集繙素念佛兩日忽合掌泊然而化

崔婆

宋東平梁氏乳媪崔婆淄州人平生茹素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主母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誦阿彌陀佛虔誠不少輟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徧年七十二得疾洞泄不下牀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倡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着鞋襪腳踏蓮花步步生諷詠不絕口人問何時語曰我所作曰婆婆何時可行曰巾時去果以其時去用僧法焚之舌獨不化如蓮花然

吳氏女

宋吳氏縣君齋戒清修有侍女亦精進念佛忽見金蓮捧足者三數日見膝又數日見身又數日見其面目中乃阿彌陀佛左右則觀音勢至也又悉見堂殿國界皎如指掌如是三載常儼然在目後忽感疾自言往生乃終

贊曰吳氏女時時見佛有之乎觀力精進理固有之但魔佛須辯邪正或殊女人遇此當速質諸明者

鄭氏

元鄭氏淨安錢塘人念佛日無虛度得疾聞空中聲

曰汝行有期毋得自怠又見佛身金色卽奮起面西
端坐召其出家子義修諷彌陀經倏然而化其女夢
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聞諸修師云

周婆

元鄆縣寶幢市周婆精修淨土遇歲首持不語晝夜
常坐盡月而止遇暑月則施茶湯歷久不廢一夕夢
大荷葉徧覆一市覺自身持數珠行道葉上旣而微
疾隣人夜見幢幡寶蓋來入其家黎明婆已合掌念
佛逝矣

薛氏

大明薛氏武塘世族女也生時母夢長庚入懷後歸
周生子五人而寡秉節自誓供觀音大士香烟結蓮
花人異之專心淨業好施不倦念佛十五年如一日
萬曆丁亥五月得疾醫進乳粥確乎不許遂絕粒屏
藥石至九月六日延僧禮懺且曰四日足吾事畢矣
乃西向對彌陀像晝夜繫念囑諸子翊贊禁諸婦女
母入時正重九取淨衣點淨香水洒禪椅次早索水
灌手誦甘露真言着所淨衣戴誌公帽長跪佛前念
然香讚佛偈唱三皈依禮三拜輪珠念佛一百八遍
逮午趺坐結印而化神氣熙然較生存倍更開朗一

時在側者俱聞蓮花香滿室中諸子奉命入龕觀者數千人歡喜頂禮其詳載諸本傳志云

贊曰母遺命具龕無棺槨無迎煞神無燒紙錢無殺牲以祭諸子悉隨順不二吾聞昔有臨終坐脫者子恐乖名教拽其足伸之父忽躍臂捶子子懼曰助父坐脫耳視今日周氏諸子爲何如先是母以殘息待子至授戒子適稽緩母曰時至不可待矣卽化去人以爲恨寧知子未下船舷羯磨已竟噫諸上善人同會一處周氏之母子不其然歟

許氏婦

大明許氏婦杭郡人生平恭順質實惟以念佛爲事將卒呼家人與訣別着淨衣端坐手執天目白花白簪之安然而逝

○總論

極樂國土實無女人女旣得生悉具大丈夫相今人繪九品圖而作女相者非也始存其本因以彰雜類之同生耳清淨界中覓男相尚不可得況女相乎雖然女更有三病焉孝翁姑不如其父母一也御婢僕不如其子孫二也知布施而不知息其貪心知慕男身而不知革其女習知奔走寺宇恭事沙門而不知

反求諸已三也明於此三未出娑婆而居然比丘矣
夫何慮不生淨土

惡人往生類

張善和

唐張善和殺牛爲業臨終見羣牛作人語索命於是大怖喚其妻云速延僧爲我懺悔僧至諭之曰觀經中說臨終惡相者至心念佛卽得往生和云地獄至急不暇取香燭矣以右手擎火左手拈香面西專切稱佛未滿十聲言佛來迎我卽化去贊曰觀其地獄至心手作香

誠更無第二念矣雖云十念寧不遠過悠悠者百千萬億念決定往生現實如是或疑菩薩示現者容有之而不盡然也

張鍾馗

唐張鍾馗殺雞爲業病革見緋衣人驅羣雞啄之血流被面痛不可忍有僧爲設佛像敎令念佛頃之香氣滿室恬然而逝

雄俊

唐雄俊寓成都膽勇過人不守戒律嘗罷道從戎尋復爲僧因聞經言一稱佛名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

乃大喜曰賴有此耳自是雖爲惡而念佛不輟丁未二月暴亡經宿忽甦言至冥司主者曰悞追汝然汝念佛本無深信今還人世宜倍精進人以爲地獄漏網旣而入山齋戒念佛越四年辛亥三月緇輩咸集告曰吾時至矣爾輩還城見吾親知爲吾語曰倭以念佛得生淨土毋以爲地獄漏網人也語笑之間端坐而化

贊曰薰蕕不同器寧有且造惡且念佛而得往生者乎噫觀賴有此耳之一言其於稱佛滅罪之語蓋信入骨髓矣卽此一念力重萬鈞臨終轉業往生又何

疑哉

惟恭

唐惟恭住法性寺慢上凌下親狎非類酒徒博侶交集於門暇則念佛寺僧靈歸者同惡相濟里人爲之語曰靈歸造惡惟恭繼跡地獄千重莫厭雙入恭聞曰我雖積業罪無所逃然賴淨土教主憫我愆尤拔我塗炭豈復墮惡道耶乾寧二年病革歸自外還見伶人數輩少年麗服問所從來荅曰西來迎恭上人耳一人懷中出金瓶瓶中蓮花其合如拳俄頃增長如盤孟光彩交映望寺疾馳而忽不見歸至寺聞鐘

聲恭已逝矣

瑩珂

宋瑩珂受業雪川瑤山酒炙無所擇忽自念梵行虧缺恐從流轉令同住取戒珠禪師所編往生傳讀之凡讀一傳爲一首肯既而室中面西設禪椅絕食念佛越三日夢佛告曰汝尚壽十年且當自勉珂白佛言設有百年閻浮濁惡易失正命所願早生安養奉事衆聖佛言汝志如是後三日當迎汝至期命衆誦彌陀經乃曰佛及大衆俱至寂然而化

仲明

宋仲明居山陰報恩寺素無戒檢因感疾謂同學道寧曰我今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教以隨息念佛明如所教至七日力已困憊寧又令想目前佛像久之忽見二菩薩次復見佛瞑目而逝

吳瓊

宋吳瓊臨安人先爲僧退道返俗前後兩娶生二子屠沽之事靡所不爲常庖厨殺雞鴨等則持而唱云阿彌陀佛子好脫此身去連稱佛號乃施刃每切肉念佛不輟後目上生瘤如雞卵遂大憂怖搆草菴分散其妻子念佛禮懺晝夜如不及紹興二十三年告

人云瓊來日戌時去也人皆笑之次晚以布衫換酒飲畢書頌云似酒皆空問甚禪宗今日珍重明月清風端坐合掌念佛呼云佛來卽化去

金奩

宋金奩會稽人網魚爲業忽猛省持戒精進日課佛號萬聲久而弗替後無疾語家人云阿彌陀佛與二菩薩俱來迎我我歸淨土去也焚香端坐而化邑人聞異香爰樂終日不散

贊曰奩之事與善和鍾馗異彼則生平造業臨歿輸誠此則預早前非久修善業往生品位必過於二人

矣

○總論

無邊苦海岸在回頭積劫幽宮明存一炬淨土之遺惡人無惑也雖然悟遷善之有門而痛自怨艾可也恃帶業之猶生而安心造惡僥倖於萬一不可也古之惡人以此爲藥今之惡人執此成病是故古之惡人惡人之善人也今之惡人惡人之惡人也悲夫畜生往生類

龍子

菩薩處胎經云有一龍子謂金翅鳥曰我自受龍身

未曾殺生觸燒水性壽終之後當生阿彌陀佛國

贊曰慈心不殺淨業正因龍受佛言往生固其宜矣

鸚鵡

唐貞元中河東裴氏畜鸚鵡常念佛過午不食臨終十念氣絕火化之得舍利十餘粒炯然耀目僧慧觀者用陶甕建塔以旌其異咸都尹韋臯爲之記有了空相於無念留真骨於已斃之句云

鵲鵲

宋黃巖正等寺觀公畜鵲鵲能言常念佛不輟一日立化穴上塋之俄而舌端出紫蓮花一朵靈芝律師

嘗爲之讚有立亡籠閉渾閒事化紫蓮花也太奇之句焉

又

潭州人有養鵲鵲者常念佛既斃以棺塋之忽生蓮花一朵自其口出有頌之者云有一靈禽號八哥解隨僧口念彌陀死埋平地蓮花發人不回心爭奈何贊曰鸚鵡鵲鵲人教以念佛蓋常事耳今胡不見往生噫譬諸世人均聞念佛之教有信心念者有輕心念者是以念佛人多往生人少彼鸚鵡鵲鵲何獨不然乎

○總論

或謂人靈而物蠢云何禽畜而得往生是不知凡厥有情皆具佛之靈覺迷有厚薄而分人畜非靈蠢之件也雖聽法華而再世爲僧牛觀金容而死生天上歷歷載諸傳記矣況地獄鬼畜皆生我利固法藏比丘之本願乎所恨人見禽畜之往生而恬無警悟甘心五濁束手輪迴一息不來易形於鱗羽而不自知也獨何爲哉

往生集卷之二 終

續錄

今時往生者隨聞見續入故另附二卷末不分門類不別先後

一僧明本

大明明本通州靜嘉寺僧素有高志梵行清白勤於講業後輟講專心淨土六時禮念年久弗替忽微恙自知時至告衆安然而化異香七日

朱綱少府

大明朱綱京都人業儒中鄉舉三上春官不第乃就職官二府致仕專修淨土日課佛三萬十五年無少

急倦臨終坐榻上兩手擎珠念佛不輟異香滿室乃
云佛來也連聲稱念而逝

于媼

大明于媼北京昌平州邵村民于貴之母久積念佛
一日浣衣甚絮謂其子曰子將生淨土子未信至期
取几置庭心坐几上脫去異香天樂鄉人皆聞

顧居士

大明顧源金陵人自號寶幢居士幼能詩善草書中
干一志淨業後微疾集僧俗道友十念阿彌陀佛唱
和相續語人云我決定往生矣人問何故曰我見阿

彌陀佛身滿虛空世界金色佛以袈裟覆我我身已
坐蓮花中時一衆聞蓮花香諸子悲戀不已居士曰
汝謂我往何處何處卽此處此處若何處不了乃
屏人曰毋多言亂我心空中諸佛迎我三鼓行矣至
期怡然含笑而逝少宗伯殷秋溟先生爲之傳云
贊曰身已坐蓮花中生則決定生也何處卽此處去
則實不去也居士之生當不在中下品矣

方氏

大明方氏諸生吳應道室也三十而寡守志皈佛專
修淨土一老嫗亦齋戒相隨逐二十年萬曆乙酉時

年五十矣小疾呼老嫗相對念佛不輟無一語及他
務卒前一日沐浴更衣明晨然香禮佛還坐一榻而
逝有子用先第進士不妄語人也爲予道始末如此

張母

大明張母陶氏爲長水守約居士繼室居士奉佛母
化之日課誦無間居士出禮普陀母謂二子曰吾平
日叅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語今始悟初四日吾行
矣及期端坐而逝次日居士歸成殮俄而棺上出青
蓮花五朵居士大駭異自愧恒常與俱不知其道行
如此遠近見聞靡不嘆慕

祖香

大明祖香江西新喻人於山東龍潭寺精修淨業有
居士王傑者築菴延之未幾語傑云某日當歸家衆
苦留香云歸安養家耳及期跌坐西向坐逝舉龕入
山化火自焚

郭大林

大明郭大林湯陰人平生端潔雅素出世爲懷遇僧
教以念佛遂一心淨土年七十六一日無疾與子別
云明午當去至日坐脫

劉通志

大明劉通志京都人精懇念佛年五十二得疾念益切鄰人李白齋先卒通氣絕自旦至午復甦謂家人曰適見一舟云往淨土乘舟三十六人白齋與焉我亦一數但衣未鮮潔又忘帶念珠命我易衣取珠舟艤相待家人急爲易衣珠掛其項須臾而逝

孫氏母

大明中官孫名之母一生齋戒念佛年老微恙自知時至告其子欲坐脫子哀泣止之不得乃爲作龕至期入龕安坐化去

唐體如文學

大明唐廷任浙之蘭溪人號體如居士孝友醇懿出自天性少遊黌校有聲已而覺世無常傾心至道叅雲棲受念佛三昧遂力行之凡十三年如一日唯篤志以西方爲歸萬曆癸卯值耳順仲冬之旦忽謂諸子曰新春十有一日吾行矣數日前禮誦如平時至期盥漱整衣端坐手結印口稱佛名含笑而逝如入禪定

贊曰居士將入滅諸子請曰大人臨終一段因緣當聞之雲棲入往生傳否居士謂必以報吾師然勿爲裝飾據事直陳至於入傳不入傳師自有見切勿以

不入傳而有愠色而有愠意嗟乎卽是可以觀所養
矣平生於淨土諦信不貳含笑而逝往生何疑焉

往生集卷之三

諸聖同歸類

古杭雲棲寺沙門株宏輯

擇生極樂

觀無量壽佛經云爾時韋提希號泣白佛言世尊願
爲我廣說無憂惱處我當往生不樂閻浮濁惡世也
於是世尊放眉間光徧照十方世界諸佛國土皆於
中現時韋提希見已向佛言是諸佛土雖復清淨皆
有光明我今惟願生於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

往生無數

大無量壽經云彌勒白佛言於此世界有幾菩薩往
生極樂佛告彌勒於此世界有六十二億不退菩薩
往生彼國小行菩薩不可稱計不但此國他方佛土
如遠照佛刹有百八十億菩薩皆當往生乃至十方
佛刹往生者甚多無數我若具說一切猶未能盡
贊曰此界他方往生無量淨土何以容之噫滄海尚
納百川虛空猶含萬象而無邊刹海不出普賢一毛
孔中然則舉淨土針鋒之地而容無盡之往生不亦
恢恢乎有餘裕哉

面見彌陀

觀佛三昧經佛記文殊當生極樂文殊發願偈云願
我命終時滅除諸障礙面見彌陀佛往生安樂刹生
彼佛國已滿足我大願阿彌陀如來現前授我記

十願求生

華嚴經普賢菩薩列十種大願普爲衆生求生淨土
偈云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
阿彌陀卽得往生安樂刹又云彼佛衆會咸清淨我
時於勝蓮花生親觀如來無量光現前授我菩提記
贊曰文殊七佛之祖普賢萬行攸宗而淨土往生諄
諄如出一口娑婆良弼卽安養親臣明亦甚矣薄淨

土而不願往生謬哉

偈論淨土

天親菩薩天竺人廣造諸論昇梵平內院禮觀彌勒復著無量壽經論及淨土偈五門修法普勸往生

請佛形儀

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以神力往安樂國見阿彌陀佛陳云娑婆衆生願生淨土無佛形儀請垂降許佛言汝應先行尋當現彼五通還聖儀已至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華在樹葉上遂傳寫流布見感通傳贊曰人疑安樂非神力可到噫一念往生不勞彈指

獨何歟

造論起信

馬鳴菩薩西天第十二祖嘗著起信論後明求生淨土最爲切要

龍樹記生

楞伽經云大慧汝當知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持於我法者大名德比丘厥號爲龍樹能破有無宗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

集善往生

大悲經云佛言我滅度後北天竺國有比丘名祁婆

迦修集無量種種最勝菩提善根已而命終生於西方過百千億世界無量壽國於彼佛所種諸善根後當作佛號無垢光

得忍往生

菩薩生地經云佛言時摩差竭得起法忍百五清信士二十五清信女皆得不退轉地壽終俱生無量壽佛清淨國

贊曰求生西方爲欲悟無生忍登不退地也巳得忍巳得不退而復求生菩薩之樂近如來乃如此今具縛凡夫忍力未克退緣無限而不刻心淨土謂之何

哉是則名爲可憐憫者

第二大願

菩薩內戒經云菩薩有三願其第二願願我命終往生阿彌陀佛前

念佛滅罪

大智度論云有諸菩薩自念謗大般若墮惡道歷無量劫雖修餘行不能滅罪後遇知識教念阿彌陀佛乃得滅障超生淨土

贊曰至心念佛一聲滅八十億劫重罪此其明徵乎所以者何至心故也若匪至心罪則不滅毋曰聖訓

往生集 卷三
之無稽哉

勝會書名

長蘆禪師尊遠祖遺範建蓮花勝會普勸念佛一
夕夢一人烏巾白衣風貌清美揖而曰欲入公蓮花
勝會乞書一名廣問何名答曰普慧書已又云家兄
普賢亦乞併書廣覺而檢華嚴離世間品有二菩薩
名遂以爲會首云

贊曰凡僧結社古聖書名甚哉淨土之非小緣也良
由事出真誠則冥通靈應一有僞焉人世自好者不
屑而況古聖乎今之所謂佛會者廣公見之當爲太

息矣

畧舉尊宿

百丈海禪師馬祖傳道嫡子萬世叢林大宗其立法
祈禱病僧化送亡僧悉歸淨土○黃龍新禪師參覺
老得旨繼席黃龍宗風大振而切意淨業有勸念佛
文行世令人發哀起信○真歇了禪師嗣丹霞淳公
洞下一宗至師大顯後卓菴補陀菴名孤絕專意西
方有淨土說普勸四衆○慈受深禪師得法於長蘆
信公專心念佛謂修行捷徑無越淨邦建西方道場
苦口勸衆翕然化之○石芝曉法師嗣月堂詢公洞

行生集卷三
五
徽教部以淨業化人嘗集大藏諸書有樂邦文類行
世○寂堂元禪師學禪於密菴傑公篤行念佛三昧
感金甲神自天而降夢紅蓮花從地而出由是十洲
蓮宗大行○中峯本禪師得法於高峯妙公人仰之
如山斗有懷淨土詩百篇盛傳於世○王以寧待制
自稱彌陀弟子○晁悅之翰林荅趙子昂書稱西方
淨土是真語實語○陳瓘待制作延慶寺淨土院記
極贊念佛○優曇宗主居廬山東林善法堂著蓮宗
寶鑑奉旨板行爲淨土中興云
贊曰始百丈終優曇歷代尊宿無不奉行淨土嗚呼

盛哉

○總論

天如禪師謂今人鄙視淨土非鄙愚夫愚婦也是鄙
文殊普賢馬鳴龍樹也吾故集群經以實其說或者
猶疑菩薩道大似已不必求生噫自非位登妙覺雖
等地大聖不能一日離佛况其下者乎蓋嘗譬之爵
彌尊則覲主彌密彼荷擔挾鋤之輩侶漁樵以自足
絕望於九重而囂囂然曰明主之不足親也可哂也
夫

生存感應類

鬼不敢噉

佛世有一國鄰於羅刹羅刹食人無度王約自今國人家專一日以次送與勿得枉殺有奉佛家止生一子次當兄行父母哀號囑令至心念佛以佛威力鬼不得近明晨往視見子尚在歡喜將還自是羅刹之患遂絕國人慶慕焉

夢得聰辯

隋南嶽慧思禪師精心事佛因夢阿彌陀佛與之說法自是聰慧過人辯才無碍

冤對捨離

唐邵彪鎮江人爲士人時夢至一公府人稱安撫司俄而一宦人問云汝知所以不第否彪對不知因引彪前行見大鑊中煮蛤蜊作人語呼彪名彪怖遂念阿彌陀佛方啓口蛤蜊變黃雀飛去彪後及第官至安撫

贊曰殺生遲其得祿念佛解其殺冤今士人以牲牢乞祐於鬼神而不知持萬德之洪名其爲計亦左矣願三獻連城者識此於鉄硯之側

夫婦見佛

宋葛濟之句容人稚川後也世事仙學妻紀氏獨精

行年集卷三
世
誠念佛元嘉十三年方在機杼忽覺空中清明因投杼仰瞻四表見西方有佛現身寶蓋幢幡蔽雲漢喜曰經言無量壽佛其卽此耶面佛作禮濟之驚異就之紀氏指示佛所濟之亦見半身俄而隱沒祥雲五彩親里咸覩焉自是多歸佛法矣

却鬼不現

宋陳企龍舒人嘗殺人後見鬼現企大怖急念阿彌陀佛鬼不得近因念佛不已鬼遂不現

贊曰負命之鬼云何念佛而得却之良以阿彌陀佛功德威神不可思議一稱其名鬼獲超濟故不現耳

豈尋常禁咒驅逐比耶

薦拔亡靈

宋張繼祖鎮江人信西方淨土乳母死多爲念佛追薦一夕夢母來謝云荷君念佛已生善趣

睡寢得安

宋劉仲慧湖州長興人患夜夢恐怖有教以念佛者遂至誠高念一百八遍然後就寢當夜神魂晏然是繼念不輟

贊曰古人喻睡眠爲小死此語最善蓋夢寐之顛倒較生死之昏迷幾何而寢息神安命盡之時庶稍稍

有自由分善導大師教人臨睡入觀良有以哉

病目重明

宋阮念三嫂者懷寧農婦也雙目將盲常念佛不絕遂得明朗

又

柴氏女雙瞽念佛三年精勤不替雙目重明如故贊曰彌陀光明無量照十方國苟至心憶念就使肉明不朗當必心目洞開而今時瞽者往往作師巫造殺業是謂從冥入冥終無時得覩天日矣嗟乎吾安能以此普告盡世之盲人乎

瘡疾不作

子清久患瘡龍舒居士教以臨發之時專志念然後服藥子清信而行之當日減半次日復愈遂愈自是篤信念佛

舍利逆現

宋贛州廉中大夫恭人綉丈六阿彌陀佛方及半忽有舍利現彩縷中舉宅驚嘆

又

真州鍾離少師夫人任氏刻阿彌陀佛像高四寸八分龕室甚嚴常頂戴行道像眉間忽現舍利大如黍

米光彩照人

治病皆愈

宋秀州一僧常念阿彌陀佛爲人治病病者請治輒愈州人敬信如佛

俘囚脫難

元至正十五年冬張士誠攻湖州江浙丞相與戰獲四十人囚檻送官夜宿西湖烏窠寺適大猷謀禪師徐步廊下囚者見師神觀閒雅持誦不輟囚告曰長老救我師曰我不能救但至誠念南無救苦救難阿彌陀佛却救得爾曹也中有三人信受其語念不絕

口天曉發囚易枷鎖偶至三人刑具不足惟繫以繩耳旣而審鞠乃良民被虜者遂得釋

贊曰普門品云或囚禁枷鎖手足被桎械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古今人信之矣念佛解脫人或未信此桎於常見也佛之威神更超菩薩不知其幾爾不見所截手足念釋迦如來而四體重生乎肢截尚可重生何有於桎械而信之者寡吾故表而出之

○總論

念佛法門人知爲亡歿之歸宿而不知生存之利益是故聞持咒得靈通卽改而持咒聞講演得聰辯卽

改而講演聞營造得福報聞齋會得人緣乃至聞攝
養得長壽種種變易曾無執持安在其一心不亂而
望淨業之有成耶吾故集此姑以斷時人之外慕據
實而論求生淨土本爲成佛度生旣非圖身後之樂
復何計身前之利與否哉

往生集卷之三終



